

学生万有文库

国家教育部新课程标准学生课外推荐读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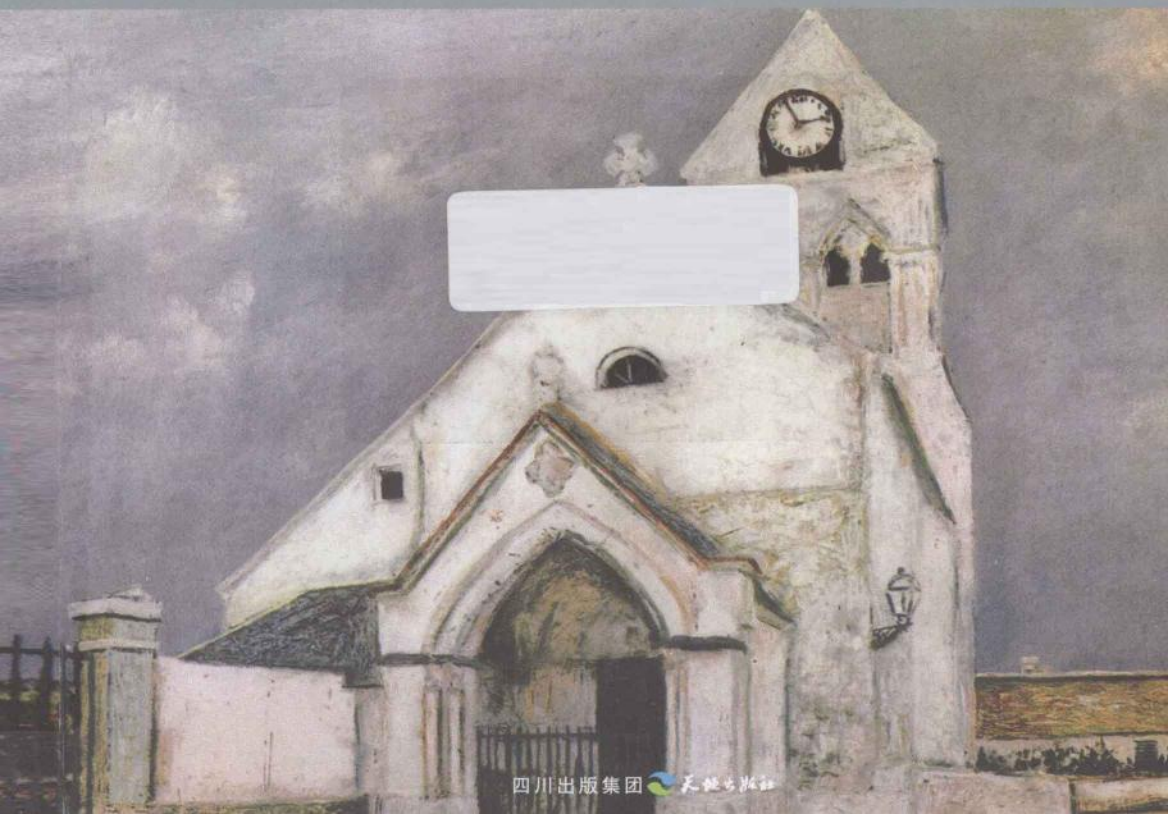
吻火

梁遇春
著

废名：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，稍纵即逝。

胡适：一个极有文学兴趣与天才的少年作家。

我们的生活也该像火焰这样无拘无束，
顺着自己的意志狂奔
恣意下去，任情飞舞，
才会迸出火花，
幻出五色的美焰。



学生万有文库

吻火

梁遇春 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



天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吻火 / 梁遇春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3.9

(学生万有文库)

ISBN 978-7-5455-0919-9

I. ①吻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
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3750号

吻 火

WEN HUO

梁遇春 著

—— 阅读 · 成长 ——

出品人 罗文琦

策划组稿	吴 鸿	方雅维
责任编辑	卢亚兵	方雅维
封面设计	叶 茂	
电脑制作	跨 克	
责任印制	桑 蓉	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 610031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
印 刷	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	2013年9月第一版
印 次	2013年9月第一次印刷
成品尺寸	165mm×235mm 1/16
印 张	15
字 数	168千
定 价	28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0919-9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◆举报有奖

举报电话: (028)87734639(总编室) 87735359(营销部)
87734601(市场部) 87734632(综合业务部)

购书咨询热线: (028)87734632 87738671

写在前面

梁遇春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，师从叶公超等名师。其散文风格另辟蹊径，兼有中西方文化特色。在26年人生中撰写多篇著作，被誉为“中国的伊利亚”。

梁遇春在大学读书期间，就开始翻译西方文学作品，并兼写散文，署名梁遇春，别署秋心、驭聪、蒿一等。他的译著多达二、三十种，多是英国的，也有俄罗斯、波兰等东欧国家的，其中以（英）《小品文选》、《英国诗歌选》影响较大，成为当时中学生喜好的读物。他的散文则从1926年开始陆续发表在《语丝》、《奔流》、《骆驼草》、《现代文学》及《新月》等刊物上；其中绝大部分后来集成《春醪集》（1930年）和《泪与笑》（1934年）出版。他的散文总数不过五十篇，但独具一格，在现代散文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，堪称一家。好友冯至称他足以媲美中国唐代的李贺，英国的济慈，德国的诺瓦利斯。尽管梁遇春不是诗人，他的散文却洋溢着浓浓的诗情，成就虽不能与这

几位短命的诗人相比，然而短短六年的丰富著述证明他们的才情与勤奋。

本书收录了三部分梁遇春的作品，第一部分是《春醪集》的全部内容，第二部分是《泪与笑》的全部内容；第三部分是他的代表性杂文。梁遇春的散文深得英国小品文的精髓，技巧感情神似18世纪英国散文大家查尔斯兰姆，承袭一种悲剧式的幽默，又因扎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土壤，从中汲取养分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。

目 录

春醪集

序	3
讲 演	5
醉中梦话（一）	10
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（一）	16
“还我头来”及其他	21
人死观	28
查理斯·兰姆评传	35
文学与人生	51
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（二）	61
文艺杂话	65
谈“流浪汉”	69
醉中梦话（二）	84
“春朝”一刻值千金	95
“失掉了悲哀”的悲哀	101

泪与笑

泪与笑	109
天真与经验	113
破 晓	118
救火夫	123
这么一回事	129
黑 暗	133
一个“心力克”的微笑	138
KISSING THE FIRE (吻火)	142
观 火	144
GILES LYTTON STRACHEY	148
第二度的青春	164
又是一年春草绿	167
春 雨	171
途 中	175
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	183
坟	189
猫 狗	192

毋忘草	195
善 言	198
苦 笑	200
她走了	203
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	206

其 他

高鲁斯密斯的二百周年纪念	213
茄力克的日记	216
新传记文学谈	217
新发现的拿破仑的小说	221
迦尔询	224
约翰·高尔斯华绥	225
威廉·海尔·怀特	227
吉 辛	229
盖斯凯尔夫人	231

春醪集

序

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我正在北大一院图书馆里，很无聊地翻阅《洛阳伽蓝记》，偶然看到底下这一段：

刘白堕善酿酒，饮之香美，经月不醒。青州刺史毛鸿宾贵酒之藩，路逢劫贼，饮之即醉，皆被擒获。游侠语曰：“不畏张弓拔刀，但畏白堕春醪。”

我读了这几句话，想出许多感慨来。我觉得我们年青人都是偷饮了春醪，所以醉中做出许多好梦，但是正当我们梦得有趣时候，命运之神同刺史的部下一样匆匆地把我们带上衰老同坟墓之途。这的确是很可惋惜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又想世界既然是如是安排好了，我们还是陶醉在人生里，幻出些红霞般的好梦罢，何苦睁着眼睛，垂头叹气地过日子呢？所以在这急景流年的人生里，我愿意高举盛到杯缘的春醪畅饮。

惭愧得很。我没有“醉里挑灯看剑”的豪情，醉中只是说几

句梦话。这本集子就是我这四年来醉梦的生涯所留下惟一的影子。我知道这十几篇东西是还没有成熟的作品，不过有些同醉的人们看着或者会为之莞尔，我最大的希望也只是如此。

再过几十年，当酒醒帘幕低垂，擦着惺忪睡眠时节，我的心境又会变成怎么样子，我想只有上帝知道罢。我现在是不想知道的。我面前还有大半杯未喝进去的春醪。

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午夜于真茹。

讲 演

“你是来找我同去听讲演吗？”

“不错，去不去？”

“吓！我不是个‘智识欲’极旺的青年，这么大风——就是无风，我也不愿意去的。我想你也不一定是非听不可，尽可在我这儿谈一会。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，然而我的嘴却是还在。刚才我正在想着讲演的意义，你来了，我无妨把我所胡思乱想的讲给你听。讲得自然不对，不过我们在这里买点东西吃，喝喝茶，比去在那人丛里钻个空位总好吧。”

来客看见主人今天这么带劲地谈着，同往常那副冷淡待人的态度大不相同，心中就想在这里解闷也不错，不觉就把皮帽围巾都解去了。那房主人正忙着叫听差买栗子花生，泡茶。打发清楚后，他又继续着说：

“近来我很爱胡思乱想，但是越想越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。真合着那位坐在望平街高塔中，做《平等阁笔记》的主笔所谓世界中不只‘无奇不有’，实在是‘无有不奇’。Carlyle这

老头子在 *Sator Resartus* 中‘自然的超自然主义’（Natural Supernaturalism）一章里头，讲自然律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解的神秘，所以这老头子就觉得对于宇宙中一切物事都糊涂了。我现在也有点觉得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。比如你是知道我怕上课的，自然不会爱听讲演。然而你经过好几次失败之后，一点也不失望，还是常来找我去听讲演，这就是一个 Haeckel 的《宇宙之谜》所没有载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事。哦！现在又要上课了，我想起来真有点害怕。吓！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，从前我们最高学府是没有点名的，我们很可以自由地在家躺着在床上，或者坐在炉边念书。自从那位数学教授来当注册部主任以后，我们就非天天上班不行。一个文学士是坐硬板凳坐了三千多个钟头换来的。就是打瞌睡，坐着睡那么久，也不是件容易事了。怕三千多个钟头坐得不够，还要跑去三院大礼堂，师大风雨操场去坐，这真是天下第一奇事了。所以讲演有人去听这事，我抓着头发想了好久，总不明白。若说到‘民国讲演史’那是更有趣了。自从杜威先生来华以后，讲演这件事同新思潮同时流行起来。杜先生曾到敝处过，那时我还在中学读书，也曾亲耳听过，亲眼看过。印象现在已模糊了，大概只记得他说一大阵什么自治，砖头，打球，……后来我们校长以‘君子不重则不威’一句话来发挥杜先生的意思。那时翻译是我们那里一个教会学堂叫做格致小学的英文先生，我们那时一面听讲，一面看那洁白的桌布，校长的新马褂，教育厅长的脸孔，杜先生的衣服……我不知道当时杜先生知道不知道 How we think。跟着罗素来了，恍惚有人说他讲的数理哲学不大好懂。罗素去了，杜里舒又来。中国近来，文化进步得真

快，讲演得真热闹，杜里舒博士在中国讲演，有十册演讲录。中间有在法政专门学校讲的细胞构造，在体育师范讲的历史哲学，在某女子中学讲的新心理学……总而言之普照十方，凡我青年，无不蒙庇。所以中国人民近来常识才有这么发达。太戈尔来京时，我也到真光去听。他的声音是狠美妙。可惜我们（至少我个人）都只了解他的音乐，而对于他的意义到有点模糊了。

“自杜先生来华后，我们国内名人的讲演也不少。我有一个同学他差不多是沒有一回沒去听的，所以我送他一个‘听讲博士’的绰号；他的‘智识欲’真同火焰山一样的热烈。他当没有讲演听的时候只好打呵欠，他这样下去，还怕不博学得同歌德，斯忒林堡一样。据他说近来很多团体因为学校太迟开课发起好几个讲演会，他自然都去听了。他听有‘中国工会问题’，‘一个新实在论的人生观’，‘中外戏剧的比较’，‘中国宪法问题’，‘二十世纪初叶的教育’……我问他他们讲的什么，他说我听得太多也记不清了，我家里有一本簿子上面贴有一切在副刊记的讲演辞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他怕人家记得不对，每回要亲身去听，又恐怕自己听不清楚，又把人家记的收集来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，是值得我们模仿的，不过我很替他们担心。讲演者费了半月工夫，迟睡早起，茶饭无心，预备好一篇演稿来讲。我们坐洋车赶去听，只恐太迟了，老是催车夫走快，车夫固然是汗流浹背，我们也心如小鹿乱撞。好，到了，又要往人群里东瞧西看，找位子，招呼朋友，忙了一阵，才鸦雀无声地听讲了。听的时候又要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工会，宪法，人生观，戏剧，教育

的智识整理好来吸收这新意思。讲完了，人又波涛浪涌地挤出来。若使在这当儿，把所听的也挤出来，那就糟糕了。

“我总有一种偏见：以为这种Public-lecture-mania是一种Yankee-disease。他们同我们是很要好的，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染了他们的习惯。他们是一种开会，听讲，说笑话的民族。加拿大文学家Stepken Leacock在他的My Discovery of England里曾说过美国学生把教授的讲演看得非常重要，而英国牛津大学学生就不把lecture当作一回事，他又称赞牛津大学学生程度之好。真的我也总怀一种怪意思，因为怕挨骂所以从来不告人，今日无妨同你一讲。请你别告诉人。我想真要得智识，求点学问，不只那东鳞西爪吉光片羽的讲演不济事，就是上堂听讲也无大意思。教授尽可把要讲的印出来，也免得我们天天冒风雪上堂。真真要读书只好在床上，炉旁，烟雾中，酒瓶边，这才能领略出味道来。所以历来真文豪都是爱逃学的。至于Swift的厌课程，Gibbon在自传里骂教授，那又是绅士们所不齿的，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人也倦了，就停一下，看桌子上栗子花生也吃完，茶也冷了。他的朋友就很快地讲：

“我们学理科的是非上堂不行的。”

“一行只管一行，我原是只讲学文科的。不要离题跑野马，还是谈讲演吧，我前两天看Mac Dougall的《群众心理》，他说我们有一种本能叫做‘爱群本能’（Gregarious instinct），他说多数人不是为看戏而去戏院，是要去人多地方而去戏院。干脆一句话，人是爱向人丛里钻的。你看他的话对不对？”

他忽然跳起，抓着帽和围巾就走，一面说道：

“糟！我还有一位朋友，他也要去三院瞧热闹，我跑来这儿谈天，把他在家里到等得慌了。”

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于北大西斋。